

2022 · 上海抗疫之五 並肩同行

社區封控管理第二十天，居家工作第二十三天。

前天(四月十三日)上海下了一天的雨，氣溫也較前幾日大幅下降，同這一波疫情一樣，是典型的“倒春寒”。今天上午的上海疫情新聞發佈會報告昨日(四月十四日)全天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3,200 例，無症狀感染者 19,872 例。一個半月過去了，上海的疫情拐點似乎仍然沒有到來。

前幾天，接到一個大學同學的電話，他告訴我他核酸檢測異常，確診為無症狀感染者而被“關”進了方艙醫院進行隔離治療。據他所說，該方艙醫院位於徐匯區龍耀路由一間廢棄的倉庫臨時改建而成，環境和條件可以想像，難怪我以前香港的同事用“Concentration Camp”（中文：集中營）來形容中央政府援建香港的方艙醫院，但我相信，香港的方艙肯定比上海的這間要好許多。這家方艙醫院由來自山東的援滬醫療隊負責管理。截至今天，他已經在那裏待了九天了。看到上海媒體《澎湃》報導說，山東省援滬醫療隊在方艙醫院內設立“心願牆”，鼓勵患者“說”出內心想法。不知道我的同學是否也在“心願牆”上留下痕跡。後天就是西方的“復活節”，我衷心祝福他能夠早日康復早點出院早日“復活”。

說起復活節，我們總會想起彩蛋。為了紀念耶穌受難三天後復活，每年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為復活節，中世紀的歐洲人相信蛋有兩次生命：一是新生，二是象徵復活的重生。彩蛋象徵著春天新的生命重生與希望，送彩蛋成為歐洲人復活節的習俗。據說是俄羅斯的基督徒將復活節的彩蛋推向了極致，他們的彩蛋有點像手工藝品套娃。

今年的復活節，上海這座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大都市要在前所未有的“全域靜態管理”中度過了，不過，上海不是第一個，二〇二〇年的倫敦則也是在封城的狀態中度過那年的復活節。寫這篇文章之前，看到一位律師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他寫到：“2020 年我在倫敦，疫情很嚴重，也有封城(lockdown)，禁止非必要大型集會，建議兩米以上社交疏遠，但是公園、超市、藥店和公共交通（在這些部門工作的人稱為 essential workers），從來都是開放的。”

三年前的這個時候，歐洲新冠疫情與現在上海的情況差不多，都是處於最嚴峻的階段，義大利也是如此。當時義大利藝術家 Boceli 在米蘭現場進行一場線上音樂會直播，“Music for Hope”（希望之樂）演唱會。空曠的教堂是舞臺，伴奏只是一架琴。與眾不同是面向全世界得網上直播，因為疫情。還有三十年前，已故歌星邁克爾·傑克遜在羅馬尼亞的演唱，為希望，為世界，為愛而歌唱，大愛無疆。我非常喜歡他的那首“*Heal the world*”（拯救世界）。

復活節來臨之際，藝術家們用被上帝吻過的嗓子，唱出靈魂，而我用文字為上海鼓舞，以這種方式為上海加油，傳遞能量與希望，“藝”起抗疫！

我們這一代，是生長在和平年代，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後，在我們的記憶中，沒有戰爭與艱苦，沒有自然災害。我不禁想起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在《*双城記*》中非常有名的開篇語：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中文譯文：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

這是一個信仰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

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

疫情考驗的不僅是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更考驗的是人性。上海出現哄搶超市搶菜的一幕，讓無數人看得震驚、心痛。物資緊缺的確是現實問題，還好每個社區都有那麼幾個熱心人，他們擔當“團長”。這些團長都曾經是陌生的路人甲、

路人乙，因為疫情，我們有幸相遇，有緣相識，從不同的方向慢慢靠近，最終走到一起，心越來越近，成為“相親相愛的一家人”。雖然我們辜負了無限春光，辜負了美食與美酒，不能辜負這個特殊春天裏每個“團長”帶給我們的溫暖之需。互相爭就不足，互相分就有餘。沒有不停的雨，天一定會晴。

今天傍晚收到愛妻的微信，她叫我潛逃回我們自己的家。我回復說，我逃出去，員警會把我抓起來，抓進看守所隔離起來。她回復說她也潛逃去看看守所，跟我做鄰居。自三月十三日我自己家小區封閉，到二十二日我過去給愛妻送食物之後，我們有二十三天沒有相見了。昨日淅淅瀝瀝的春日夜雨，更佳勾起我對愛妻的思念。用晚唐詩人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最恰當不過。“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不知道上海這樣的“全域靜態管理”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二〇二二年的上海這個春天不同尋常，來得比往年都晚。但依舊有復活的節日，有陽光有春花。居家辦公雖說忙碌，但我每天都會忙裏偷閒思考不同的感觸心得，才有了與二〇二〇年《上海記疫》不同的這一篇篇《2022·上海抗疫》。有來自湖北武漢、浙江嘉興的，也有來自大洋彼岸美國三藩市的友人，以及各地讀者的關心和問候，讓我感受到不一般的能量。

我同許多防疫志願者一樣，每天默默地做著微不足道的事情。用美國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鐫刻著的西方一位醫生特魯多的銘言來傳遞：“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讓我們銘記這個特殊的春天吧，把她永遠珍藏在心底。

這是二〇二二年第一百〇五天的總結。（完）

作者寫於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作者簡介】

王冬，筆名夢晨，八〇後回滬知青子女，目前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城某外資金融機構從事財務工作，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管理會計分會會員，英國國際專業會計師公會會員，澳大利亞公共會計師協會會員，英國財務會計師公會會員。工作閒暇愛好寫作、攝影，部分作品曾被國內外媒體發表過。《世博夢 金融圓》曾榮獲“交通銀行杯—我的精彩世博有獎徵文活動”三等獎。首部散文集《人在旅遊》（英文書名：Everywhere New in Life Goes on）於2021年5月由（香港）中國人文出版社和（美國）中國出版社聯合出版。